

經

義

雜

記

經義雜記第二十四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更定大學

禮記大學本無作者名氏亦無經傳可分闕處當補誠意闕頭於學者最爲切要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於後自河間獻王得後劉向別錄屬於通論漢注唐疏皆謹守遺經未敢以私意移改宋以來儒者紛紛更定不特大學一篇也然推其端則自二程子之改大學始不免爲賢者之過後人不學其不可及者而喜效其不必爲者可怪也余別有大學考異一卷

二程子大學

程子伯淳所定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必誠其意次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次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次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也程子正叔所定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次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次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次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

忘也次廉語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次詩云廢  
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次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  
又在親民云親當作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此  
謂知本爲衍文身有所忿懥云身有之身當作心所謂  
齊其家云其字衍舉而不能先命也云命當作怠彼爲  
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云或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  
爲國家故不特朱子章句與二程本不同卽二程子所  
定又各不同使學者何所適從乎蓋不如從注疏本爲  
定矣

疾雷爲霆

釋天疾雷爲霆霓案說文雨部霆雷餘聲也鈴鎗所以挺出萬物从雨廷聲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从雨兒聲則霆霓顯然二物不當連文郭注云雷之急激本疏者謂霹靂亦無霓字義考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文選注一事類賦三引作疾雷爲霆是可證霆下本無霓字今諸本並有蓋因下句雨霓爲霄雪霓與霓形相近遂誤衍矣後有校刊此書者不妨竟刪之

御廩災

春秋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杜注廩雖

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左傳壬申被災  
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正義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  
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杜注災其屋赦之則息不  
及穀故曰書不害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  
也御廩灾何以書記災也何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  
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其粢盛祭服躬行孝道  
以先天下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  
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  
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又乙亥嘗傳常事不書此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矣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其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租補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灾之餘而嘗也范解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又漢書五

行志上春秋御廟災董仲舒曰爲先是四國其伐魯大

破之於龍門

韋昭曰  
魯郭門

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

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隣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

也故天災猶廩曰戒之劉向曰爲御廟夫人八妾所春

米之臧曰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

曰夫人不可曰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

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曰爲御廟公所親耕藉

田曰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案左氏當從服

解杜預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灾而懼所以敬天也夙

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廟災而嘗遂書以示

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  
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其言其不當災也  
穀梁曰未易災之條而當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  
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  
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  
解而三傳並通詁謂棄法度亡禮之應亦得之董生推  
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  
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內  
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  
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益深切著明矣

古人之象

說文解字序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魏書江式傳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據此知書畢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舊說以爲考文事許序又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又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知古者以象爲文字之名矣故保氏敎國子以六書鄭司農以象形爲第一許氏述六書二曰象形三曰形聲是六書之中惟象形最先今許書所載古文多象形字臯陶謨所謂古人蓋卽指庖犧神農黃帝倉頡等也

萬子曰

孟子盡心下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賤何哉趙注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

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是趙邠卿注本作萬子今集註作萬章未知是轉寫之謬或朱子木誤也鋪堂曾見元板四書尙作萬子知非朱子之誤趙注謂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爲鄉原者孟子尙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

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  
故特稱子以美之

原隰擣矣

說文手部擣引取也从手孚聲玉篇擣說文曰引聚也  
詩曰原隰擣矣擣聚也本亦作裒案爾雅釋詁裒聚也  
釋文裒古字作裒本或作擣又詩原隰裒矣傳裒聚也  
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是  
說文引取當從玉篇作引聚宗彥案禮運注田人所擣治也正義擣謂以手擣聚亦作聚字鑄堂謹案詩縣扶之陘陘箋云擣擣也築牆者擣聚廩上釋文引爾雅云擣聚也說文云擣引聚也誦作引取上許書所收皆古義故與爾雅毛傳合據說文知

毛詩本作涒據釋文知爾雅亦作涒今釋文从木爲櫟爲之誤又玉篇云本亦作裒則顧野王所見毛詩已有同今本者家藏寫本說文通釋亦有詩曰等六字今說文無宜據玉篇通釋校補之

秦有楊紝

釋地秦有楊跨釋文跨孫於于反郭鳥花反本或作紝字非也案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紝注楊紝所在未聞淮南子墜形九藪秦之陽紝高注陽紝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脩務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陽盱河蓋在秦地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

冀有楊糸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  
西征次于陽糸又風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糸劉昭  
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糸則釋地舊本皆作糸  
字陸德明所見本尙然郭璞改爲陁音烏花反陸氏據  
之反以作糸爲非不知孫叔然於子反亦作糸不作陁  
也考呂氏春秋有始覽九敷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  
翔或曰在華陰西華跨音相近蓋郭氏或有所本然周  
禮作糸終當依舊本也

陽楊糸肝鳳鳴皆音相近義同

文翰若翬雉

周書王會蜀人以文翰文翰者昔臯雞孔晁注鳥有文

彩者臯雞似鳬冀州謂之澤特也王伯厚補注云臯一  
作皇案臯雞當爲翬雉字之誤也說文羽部翰天雞赤  
羽也从羽軌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鷗風周成  
王時蜀人獻之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翬雉而不作臯  
雞爾雅釋鳥鶡天雞釋文引樊光云一名山雞郭注鶡雞赤羽逸周  
書曰文鶡若采雞成王時蜀人獻之疏曰文鶡若采雞  
者王曾篇文也彼云蜀人以文鶡文鶡者若翬雉是邢  
氏所見周書亦作翬雉而不作臯雞故徵引原文稱彼  
以別乎郭注郭注又引作采雞者案釋鳥伊洛而南素  
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疏引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

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是采雞爲  
翬雉之訓郭注蓋以詁訓代經須人易曉故耳觀邢疏  
所引知北宋本周書不誤以王氏補注考之則南宋本  
已誤矣後之校刊此書者宜據說文爾雅疏正之又說  
文鳥部云鶡雉肥鶡音者也从鳥軏聲魯郊以丹雞祝  
曰以斯鶡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見風俗通祀典此亦  
翬雉之類審諸家所解知孔注似鳧之言爲誤矣

孟子注致至也

國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  
董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案王氏

所引見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是正文故字非誤作致或形近之譌宗彥案風俗通亦有放踵之言

趙注放至也文選注兩引爲本有無疑據王氏語知宋本已脫今趙注云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則放至也三字當在墨翟也之下

歸堂謹案文選江文通詣

建平王上書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則劉成國注本作致於踵矣

叩頭漢人常語

李善注文選邱希與陳伯之書引孟子曰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今本注云若崩

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無叩頭之文蓋趙氏以叩頭釋經之稽首此必淺人以其近俗而私改幸有文選注所引足考也案萬章下北面稽首再拜注再拜叩頭不受與盡心下注正合又公羊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使若叩頭乞盟者也昭十五年傳再拜願注云願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嘻也又楊子方言載劉子駿取方言書首云欹叩頭末云欹叩頭叩頭子雲答書首云雄叩頭末云雄叩頭叩頭則此二字乃漢人常語未足爲異何不考而輕改之耶

襄九年宋史

春秋襄九年春宋災公羊經作宋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又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何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解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主後以宋爲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宋災劉向曰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輦傳作掘具纏缶備水器師古曰鑿金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鑿備火金之長頸瓶也案金之當爲今之今說文無此二字又此備火下疑當有

蓄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

傳作內文複當從此具旗上

正徒

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間

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

食於心或食於昧呂出入  
傳作內案入古內字火是故昧爲鶴火

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

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共厭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呂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

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

季秋星入則止火呂順天時救民疾帝醫則有祝融堯

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曰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昌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案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卽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己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

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說皆非本傳旨也

帝清問下民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傳以皇帝爲帝堯正義引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爲言顓頊皇帝清問下民以下爲言堯則上文皇帝鄭孔雖異下文皇帝鄭孔同以爲堯也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趙注云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豈可案文而皆信之是以皇帝爲天猶言皇天上帝也此當是今文家說故引呂刑作甫刑案今文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大傳亦以

呂刑爲甫刑據此知趙邠卿爲今文家學也又國學紀聞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則今注皇字係後人依尙書所增

擣多益寡

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擣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王弼注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既用謙而更增益故云

用謙以爲益也案李氏集解引虞翻曰擇取也侯果曰  
裒聚也與孔氏引爾雅義同然審王弼意則當用廣雅  
捨減之訓卽朱子本義損高增卑程傳損過益不及之  
說若多者更益其物豈得謂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乎孔  
氏取漢人易詁以釋注非王意也袁當爲擇其義爲聚  
詳上原隰擇矣條釋文及集解作取者皆字之譌

### 古文杜爲士

詩鳩鵠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杜  
義同謂韓詩經作杜字義與毛同亦訓桑杜爲桑根也  
案方言卷三朞杜根也東齊曰朞或曰朢郭注詩曰徹

彼桑杜是也

詩考遺  
注未載

郭又縣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上

右扶風杜陽師古引詩自土漆沮云齊詩作自杜然則

齊魯韓杜字毛詩多作土當是古文假借爲之說文木

部杜甘棠也从木土聲是杜字从土得音故毛詩省作

士說文杜字雖無桑根之訓然據三家詩及方言知桑

根字作杜爲正也釋文又云字林作被桑皮也被蓋从

皮者聲說文旣無傳記亦未見乃後人增益未足據

### 謚法

穀梁傳桓十八年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加之矣范解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

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愛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案周書謚法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愛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范本此集解細行作小行非王伯厚云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軀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考張守節史記正義金履祥通鑑前編所列謚法皆與今本同

無王氏所引者知唐宋以來本多缺矣王氏見六家謚法中所載如此故引之又說文言部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聲徐鍇曰血非聲也非謚笑貌从言益聲是二字不同今多亂之

自土漆沮

詩縣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酈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之初生自土漆沮黃省曾本依今詩改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上曰詩云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案民字作人或唐人避諱所改其作漆沮而

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且并可見齊詩亦作漆沮漆  
沮與賣父爲韻常武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同此蓋因唐  
石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猶幸有酈顏二  
家證引得據以考正也

大漬也

春秋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公羊傳大災者大瘠也大瘠  
者何病也何注瘠病也病者民疾疫也釋文瘠在亦反  
本或作痺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  
病力二反案說文瘠作𦵗云瘦也古文作𦵗義別曲禮  
正義

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案漬與瘠不同陸德明  
孔仲達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

白捐病蘇林曰：病音漬，可見古音漬、脊齊並同，故漬或作瘡。又作濟。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病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

釋詁：濟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視濟同說文。

彔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清謂相漬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漬于遂。傳：戰者何漬？漬也。衆殺成者也。何注：漬者死，文漬之爲死，漬今作積，茲從死非一之辭。故曰：戰清衆多也。又說文：水部：漬，漬也。从水，鐵聲。漬，漬也。从水，責聲。漬，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爲漬汙相染。

達及衆盡之辭詩傳及先儒義並同痴亦俗字當爲癟  
集韻痴或作癟可證說文𠂔部癟疫疾也今本作惡疾  
也非是茲從詩思齊正从𠂔篆省聲何義本此呂氏春秋賈公云仲  
義所引父之疾病矣清甚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  
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

毛詩生民傳

毛傳云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大寘置腓辟字  
愛也此先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五句中經字下復申說以總解之云天  
生后稷異之於人者上文先生如達不坼不剖無蓄無  
害皆是天生后稷異之於常人也故上帝安寧之而康

其祭祀云以顯其靈也者解經之以赫厥靈也云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者言上帝欲顯異后稷而帝嚳不能承順天意是帝嚳不明矣下言誕寘之臨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皆是帝不順天承天意而顯異於天下之事也云牛羊而僻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解經誕寘之平林之意也云又爲人所收取者解經之會伐平林也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者明不特覆之而已經舉覆包藉省文以成句傳以義增足之云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寘之於寒冰者此覆解誕寘之寒冰之意以見不當更有鳥覆翼之

之事乃鳥又來覆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此二句卽用毛傳經鳥乃去矣傳不解者毛意往取后稷鳥見人來乃飛去矣故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明鳥去而后稷泣也俗本割裂毛傳以分隸經文致失毛意者甚多今舉此傳正之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四

經五千八百八十七字  
注四百冊八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五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東漢兩大儒家

水經巨馬水注云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水經濰水北過高密縣西注云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案盧鄭二公同受業馬季長之門學行兼優忠節並著鄒氏述漢魏以來冢墓往往數千百言極奢盡侈祇足爲戒而於二子不贅一語可想見先賢守禮之嚴矣故令後人見其姓氏猶低徊不置云

千字文

隋志小學類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  
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胡肅注演千

字文五卷

舊在篆書下今案當在此

篆書千字文

一卷則周氏所撰爲本書蕭胡二家皆注周書者演千  
字文當別爲一書乃唐志載蕭子範千字文一卷周興

嗣次韻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雲範字異未審孰

是然周爲本書蕭乃附注依唐志竟似有二書蕭并大晰案南史蕭子範傳累  
周之前演又似周所撰何耶憑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

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  
其餘甚矣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是千字文

舊在篆書下今案當在此

篆書千字文

子範所製非子雲矣其注則蔡蓮所撰隋志甚誤當時

蕭周各有一本蕭本有蔡蓮注而周無之未可併而爲

一今周書猶存頗有典據童子以此發蒙村師鮮能通者如辰宿列張宿讀若蕭故釋名釋天云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而世多讀若秀又如俊又密勿密勿當讀爲龜勉毛詩谷風龜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云密勿僕僕也十月之交龜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龜勉蔡中郎集晝夜密勿文選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密勿軍國凡此皆讀爲龜勉之證乃多作如字讀誤也或言千字文無重字文慕貞絜乃絜矩字與統扇圓潔不同案古潔字多

作絜鄭注禮記君子有絜矩之道云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是絜矩義必當連文不得合矩而配貞也見近本有作貞烈者當亦屬後人所改憶昔取周氏之書離合分并另編一篇中有句云河澄寶出鳳舉羽從武功稱甲吉運始丁登臯遠眺臨流玩性道惟絜矩經亦貴常龍駒超逸鯢魚獨遊雞鳴高樹鳥飛空巖新荷早發寒松後凋谷藺自馨園桐積翠聊取新目未嘗求工也

遠兄弟父母

詩竹竿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

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  
韻後見唐石經亦然或疑父母不當在兄弟下不知詩  
人取韻正不必拘如蟬螢首章遠父母兄弟次章遠兄  
弟父母可證也

### 養生

余好古養生家言素問上古天眞論云上古之人其知  
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居起有常不妄作  
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  
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  
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其生樂起

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  
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  
安從來斯言切近非見道者不能出

三劉三絕

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章劉劭人物志之論人劉知幾  
史通之論史可稱千古絕作余所深嗜而快讀者著書  
人皆劉姓亦奇事也

中庸

孔叢子居衛云宋圍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  
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

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唐李習之復性書上云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案李說本孔叢子九七字之誤也孔叢子僞書魏晉閒人所作中庸一篇首末完備焉得有四十餘篇漢志中庸說二篇乃禮記中庸之解說耳本書引孔子稱仲尼而此云叔君陋矣拘羈里演易尼陳蔡作春秋乃大史公遭李陵之禍而著史記故爲此說其實不盡然卽有其事子思亦安得自擬於文王孔子哉禮記正義釋文並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

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則中庸爲子思所作本漢人舊說確然可信餘言不足憑也

### 李巡奏定石經

漢定石經說者不一范書靈帝紀云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大學門外儒林傳云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添書經字曰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已相參據使天下咸取則焉此功歸君上以爲靈帝意也舊傳有云後去聖久遠文學多

謬俗儒等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  
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馴韓說

太史令單颺等

儒林傳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其奏定六經文字

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

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

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此言衆臣奏求正定蔡

中郎特總其事也宦者呂強傳云時宦者濟陰丁肅下

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

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目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

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合其私

文者迺自帝與諸儒其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  
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據此知熹平立石  
經雖有靈帝之詔蔡邕之奏而發端自李巡特  
身爲宦官不能與帝王及士大夫並稱乎後世爲可惜  
耳其持躬清忠不爭威勢益足尚也余特爲表出之隋  
書經籍志有李巡注爾雅三卷可謂篤學有志之士矣

盧植奏定石經

後漢書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㠯正五經文字植  
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  
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㠯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

忠淺爲之解語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  
二人其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庶裁定聖與刊正碑文下云會南夷反叛目植  
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下云復徵拜議郎與  
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  
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曰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尙  
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  
夷反叛出爲廬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  
定故不無批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  
之舉乃爲事會所阻千古恨事也然石經禮記雖未刊

卷三  
定而盧所自著解詁猶存隋唐志載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是也唐人表章鄭學而未及盧氏其書遂亡安得有志者輯其遺說以存其概乎

### 盧植禮記注

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尙可得其略其一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紩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驥今考詩白駒紩之維之傳紩絆也禮記月令則紩駒是紩爲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無聲與紩義無涉革部闢著掖翰也从革顯聲又釋名釋車云轔經也橫經其腹下

也

案杜注左傳傳廿八年云在背曰驥非是

與維糾義合故名繁字子驥依

說文驥當作驅盧云當作驅者漢人隸自此校之盡善

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本作

走獸

述案淮南子記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高氏受業於盧尚書故

用師校本正義曰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

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

毛正可曰舊譌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

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

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

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

曰禽故鶡鶠不曰獸而狸狌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述案孟子獸之走曠也晉書段灼傳作禽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舊本禽獸盧氏定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不免失之拘泥此校之未盡善者鄭注本後人其可輕動乎鏞堂謹案散言皆通對文則異蓋校是也

吾聽訟猶人也

禮記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相習亂之案注云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之明證當據釋文改正

咏嘆淫液

樂記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注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釋文  
淫音亦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淫液謂音連延而  
流液不絕之意朱子大學章句云此兩節咏歎淫液其  
味深長本之樂記俗本多作淫泆因學紀聞云淫液刊  
本誤爲淫泆則宋板已誤矣又詩賓之初筵序云君臣

卷之三  
上下沈湎淫液注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今俗本毛詩及注疏多作淫泆不學者又云飲酒無度當爲淫泆此經之所以展轉相譏也

周書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案自蓋孔子所論以下皆師古語今本闕十一篇猶存六十篇較之唐本反多十五篇可與北其中鄧保大開小開文徵商誓度邑武徵五權周月時謂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誅法器服書序十八篇無注蓋

亡闕之餘後人綴拾他書補之故止存其本文若周月時訓明堂官人職方等篇爲采摭他書其跡顯然又令人不能不致疑其文理精醇堪與典謨並列者莫過祭公史記芮良夫玉佩數篇識者辨之

汲冢周書

晉孔氏所注者非汲冢書宋王伯厚明楊用修已辨之矣但漢志止言周書隋志周書下附注云汲冢書唐志竟標汲冢周書其相沿致誤之由尙未明也案郭忠恕汎簡略叙引晉史公云咸寧中汲郡人盜魏安釐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于

是始有汲冢周書之號矣晉書東晉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其中與經傳大異則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麻未嘗言有夏書又云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止言雜書中有周書論楚事及周穆王盛姬事未嘗言別有周書也晉史公誤述汲冢之書以爲有周書隋志又誤會晉史公所述汲冢周書而以班志所載之周書當之誤遂不可解矣且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杜氏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予解甲休兵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有發冢者則發

汲冢事雖不言二年爲太康二年可知而晉史公云咸  
寧中與東傳杜序皆不合又東傳云言楚晉事名三篇  
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未嘗言有論語也而晉史公又  
言有論語何不懂文理若此稱爲晉史公似卽當時史  
官不應誤會至此郭氏之言未知何本大抵出於傳間  
之誤當更考之庶釋然也

### 竹書紀年

東晉傳紀年十三篇隋志紀年十二卷并竹書同異一  
卷共十三卷古多以篇爲卷與東傳正合唐志十四卷  
蓋又分竹書同異爲二卷乃今本止上下兩卷何邪又

東傳云記夏以來左傳後序言起自夏商周皆三代王  
事而今本起自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則非汲冢本書矣  
卷首署梁沈約附注今考紀年所載祥瑞事自黃帝至  
周武王皆見宋書符瑞志其文正同宋書亦沈所作也  
豈紀年首載五帝事亦沈所附益如小司馬之補三皇  
本紀歟大研案梁書南史沈約傳俱不云注汲郡古文  
書符瑞志附益卷首妄爲題署耳史記夏殷本紀裴氏  
引紀年兩條今皆在附注中裴在休文之前知附注必  
非沈作後人以其所載多三代時事往往與經傳有合者  
故通人博士咸喜引據然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水經

隋志地理部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經三卷郭璞  
注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二書不著撰者姓氏而皆自  
郭景純注之則相傳已久舊唐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  
璞撰又四十卷酈道元撰與隋志同但以注爲撰微誤  
耳通典謂晉郭璞注後魏酈道元注皆不詳撰者名氏  
不知何代之書與隋志合惟宋人新唐書志云桑欽水  
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案以水經  
爲桑欽所撰與唐六典注同然水經注溧水引桑欽曰  
溧水出高唐濁漳水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  
漳易水引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寇濡水引

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於盧水今水經  
皆無是語則不得以爲桑所撰又舊唐志以注爲撰故  
於郭酈二注亦稱撰今以酈書爲注而於水經下又云  
郭璞撰則與隋志舊唐志俱乖舛矣或以水經注混  
淪所稱地名多出後代反以稱郭撰者爲是此失之不  
審也

繡羅也介別也

爾雅釋言縕介也釋文云李孫顧舍人本並云繡羅也  
介別也案李孫顧舍人謂李巡孫炎顧野王舍人也據  
釋文所述則三家正文與郭氏不同今考字書無繡集

謂以爲補或作綴義不合繡蓋縛之譌說文縛束也束  
縛有羅維意又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  
八之屬皆从八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介畫卽分  
別之意與雅言義同郭注云縕者繫也介猶閼案說文  
縕以絲介履也从糸旁聲則郭義亦通蓋所傳本異也

逢遇遯也

漢書敘傳下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敬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  
雅遯遇之也非謂寤也案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遯也  
釋文遯字又作迂釋言遁寤也釋文孫本作午莊子釋

文又作遲忤是遯寤遯迓五字音義皆同鄧氏所據  
爾雅與釋文所載本合依雅詁爲幼遇聖君義自明直  
師古見今本作遯便以爲非輒改爲感寤之義斯不根  
之談也

釋名釋姿容云寤忤也能  
與物相接忤也亦作遇義

### 唐書儒學傳序

經學莫盛於兩漢其次李唐爲最皆在爲上者振興而  
鼓舞之故縉紳之士韋布之儒咸思發其聰明竭其思  
慮以稱上意新唐書儒學傳序足以表見有唐三百年  
厲學官崇經術之盛與學者不可不讀也今錄於此云  
高祖始受命

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士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橐鞬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卽位殿左置宏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

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煥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筈踵堂者几八千餘人紓侈袂曳方履闇闇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讎正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梓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  
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苌  
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  
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  
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  
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  
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卽罷元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  
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  
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

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  
官賸私褚喪脫幾盡韋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  
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  
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  
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纔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案文宗於大和開立石壁九經命唐元度覆審誤謬作九經字樣一卷開成二年上故世稱文宗所立爲開成石經若張參五經文字乃撰於代宗大曆十一年在文宗石經之先此混爲一事寥寥一二可紀  
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于易也嘗論之  
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  
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

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于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 黃帝六禁

呂氏春秋去私引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語古朴切實當有所本非戰國先秦人所能道高注聲禁重云不欲虛名過其實也卽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義於學者爲己之道最切宋黃震云此禁聲色太過耳注非所見淺矣

固封璽

禮記月令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璽案呂覽淮南子皆作固封璽鋪堂謹案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載應劭漢官儀引月令曰固封璽又蔡邕獨斷亦作固封璽皆據今月令也高注璽讀曰移徙之徒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北堂書鈔儀飾部引玉璽譜云璽印信也在君則封冊畿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又引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璽始以玉爲之據此知秦以前君臣庶民皆得用璽又蔡邕獨斷曰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

卑其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然則說文此事亦據秦以來言之非古義也

### 說文注脫字

許氏說文學者所取正以校他書之譌謬者然不無脫誤如玉篇艸部藥字注引說文云治疾病之艸總名乃今說文云治病艸似藥爲一艸之專名矣又芳字注引說文云舊艸不芟新艸又生曰芳案論語仍舊貢鄭康成注仍因也義正如此乃今本云芳艸也竟似芳爲艸名矣凡斯類甚多如據玉篇廣韻集韻韻會等書所引

說文參校一一補正之有功於許書非淺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五

經五千七百冊五字  
注四百六十二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六

武進學生臧琳王材

人偶

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驟讀之或不能通其義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又儀禮聘禮公揖入每

門每曲指注每門輒指者以相人偶爲敬也釋曰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指注每曲指及當碑指相人偶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正義曰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已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曰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廣雅四釋詁人與惠愛同訓爲仁

天子以球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注球美玉也案注知經本作天子以球無玉字釋文大書以球而不作珠玉可證士喪禮注引玉藻有玉字釋文以璆音蚪

### 六鳴蟲

考工記梓人爲筭虞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智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脰鳴蠹蟲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蜋屬翼鳴發皇屬股鳴𧈧𧈧動股屬育鳴榮原屬說文虫部蟬以旁鳴者从虫單聲𧈧𧈧黃卽發以翼鳴者从虫并聲𧈧𧈧以股鳴者从虫松聲又𧈧𧈧或省此三蟲與鄭同又𧈧𧈧

鼈詹諸以脰鳴者从虫芻聲案詹諸蝦蟆也爾雅釋魚  
鼈鼈蟾諸在水者鼈而周禮𧔗氏注禮記月令注皆以  
鼈爲𧔗此一蟲與鄭微異又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  
蜥从虫兀聲蛻榮蛻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釋魚蠍  
蛻守宮一物四名與此同蛻大龜也以胃鳴者从虫鬻聲又蠍司馬相如說端  
从隻此二蟲與鄭不同釋文胷鳴干本作骨云敝屁屬  
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螭也沈云作胷爲得釋曰馬融以  
爲胃鳴干寶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  
骨爲狀亦難信不如作胷鳴也案爾雅釋文引字林云  
蟠大龜以胃鳴今本誤茲從賈昌朝所校本說文許叔重學於賈景

伯故從賈說馬季長亦同沈重云作胷爲得賈疏云不如作胷皆據鄭本也鄭以胷鳴爲榮原屬故以注鳴者當胃鳴而別以精列爲注鳴然說文六鳴蟲不數蜻蛉李巡孫炎等注爾雅皆以蟋蟀螽爲蜻蛉亦不言以注鳴未詳鄭所本也賈景伯旣以胃鳴爲靈蟲則必以注鳴爲蛻榮矣干寶改作骨鳴以爲敝屁屬與先儒更乖

### 西狩獲死麟

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

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驥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驥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驥之至怪所爲來竇者驥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驥之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驥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復獲也故孔子見驥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驥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驥有知爲聖王

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案此引春秋公羊家說也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見麟而泣當從論衡所引儒者說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服注左傳亦云麟爲仲尼至見春秋正義何氏以麟出爲知將有六國爭疆縱橫相滅之敗秦項

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故豫泣民之離害  
妖妄之至王仲任遠在何邵公之前所引蓋西漢公羊  
說也又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  
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  
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  
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  
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  
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  
麟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

疏引孔叢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

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

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

說文麟大牝鹿也麐牝

知今本爾雅作麟者後人所改也論衡作驕說文所無

典言作麟唯爾雅作此麐字釋駢釋文云麐本又作麟

釋畜青驥駢駒驥釋文駢作鄰在說文《部韻集解傳序》

麟感化而來應釋文麟本又作驕知驕又爲俗驕字

### 蚤揃

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須也

說文須而毛也

从頁从彑無鬚字今注多作釋文云本又作須茲從之

釋曰此蚤乃是詩云其蚤

獻羔祭韭古早字鄭讀從手爪之爪士虞禮沐浴櫛搔

翦注搔當爲

毛本  
譌者

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揅揅或

爲齧又考工記輪人爲輪眠其紐欲其蚤之正也注蚤

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案說文爪虱也覆手曰爪象

形蓋用爪爪虱凡據切故以爪爲虱蚤爲蟲重文齧人跳

蟲也从叉又古爪字故經史多假蚤爲爪魯周公世家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揅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蒙

恬傳作自揅其爪以沈於河士虞禮作搔亦非正字說

文搔括也今文或爲蚤與士喪禮同幽風以蚤爲早是

古文以聲同借用士相見禮問日之早晏注古文早作

蚤賈疏據此便以蚤爲古早字非也說文手部揅滅也

从手前聲士虞禮當從𠀤與士喪禮及史記皆合翦羽  
生也从羽前聲鵝女聲垂兒从彫前聲蓋並以聲同相  
亂也

穀梁傳咗血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注今云咗  
嘗膳釋文咗嘗音貼他箇反穀梁未嘗有咗血之盟咗  
嘗也案咗旣訓嘗則咗卽嘗之駁文咗下不當更著嘗  
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咗膳注今云咗嘗膳當作今  
文云咗膳文駁嘗衍也今穀梁傳莊廿七年衣裳之會  
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釋文有歃所洽反不作咗

然玉篇口部咮他叶昌涉二切穀梁傳曰未嘗有咮血之盟咮嘗也廣韻咮也亦云咮嘗也與陸德明所引正同知古本

穀梁作咮血矣今作歃者說文歃歃也引左傳歃而忘與嘗義合咮歃聲亦相近孟子告子下又有歃血之文故異也說文口部無咮食部有飴云相謁食麥也从食古聲穀梁傳當本作飴訓爲食與嘗義合詩鴟羽二章父母何食三章父母何嘗廣雅二釋詁飴嘗同訓爲食則飴爲咮之本字無疑

形於四海

孝經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釋文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又刑見賢遍反下同秦古

形刑互通左傳昭十二年形民之力

杜作形家語正論

作刑民之力

王肅注作刑傷解

據釋文標鄭注形見二字知經

本作形于四海陸氏大書形于云字又作刑是也法也  
一訓本唐明皇注當是後人竄入蓋天子既有德教加  
於百姓則此德教自然形見於外不言四海取法爲四  
海取法可知

鴟卽雁字

詩匏有苦葉離離鳴鴈鹽鐵論結和引作雍雍鳴駢案  
大射儀見鴟於參注淮南子曰鴟鵠知來釋文鴟音干

劉音岸又音鴈說文佳部雁鳥也鳥部鴈駟也二字皆从厂聲厂卽說文斥字籀文从干故劉昌宗鴉音岸又音鴈皆一聲之轉也蓋毛詩古文作鴈三家詩今文作鴉因聲近故文異

漢注用考韻篇

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韻韋裘鄭司農云書或爲匏蒼  
韻篇有匏堯又鮑人之事鄭司農云蒼韻篇有匏堯車  
人之事柯燶有半謂之柯鄭司農云蒼韻篇有柯燶王  
伯厚急就章補注序云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韻篇見  
考工記注者唯匏堯柯燶四字案孝經孝無終始而忠

不及者未之有也正義曰蒼頡篇謂惠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證此經然則漢魏儒者注孝經亦引蒼頡篇矣公羊傳定四年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明同志曰友解云出蒼頡篇於王氏所舉四字外又得十字孝經正義云鄭謂康成孔謂安國韋謂韋昭王謂王肅玉海藝文云孝經取元行冲疏約而修之邢序自言剪裁元疏今注疏本卷首有邢昺奉勅校定字樣然則孝經正義雖經邢氏刪改猶本唐人舊書非邵武士人孟子疏可比學者珍之唐時古今文具存故元氏得博引爲據至北宋初則亡已久矣

疑然從於趙盾

公羊傳宣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侈然從乎趙盾而入注

侈然壯勇貌案說文侈勇壯也从人氣聲周書曰侈侈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

然從於趙盾之疑

據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同

疑正立自定之貌

舊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疏引作正鄉射禮疏引同今

據改土昏禮婦疑立于寤而往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

則鄭所據公羊侈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

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

鄉射禮疑立疏引此注作疑此疏反

作侈者蓋因賈引公羊釋文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傳後入因據以私改

耳釋文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

爲𠙴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

撓摩華而睭

檀弓上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睭大夫之賓與注說者以睭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正義曰說此睭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睭睭然好故詩云睭睭黃鳥傳云睭睭好貌是也又考工記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撓鄭司農云撓摩之工謂玉工也撓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考說文手部無撓字目部睭大目也睭卽睭之重文義皆不合惟刀部有剗字云剗說文無剗字玉篇云剗也廣韻計六韻云圓剗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二禮常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

元完同聲因誤作曉或作塙也鄭司農讀塙爲刮意則  
相近然未免失其本文康成引說者蓋卽馬融盧植等  
義據云以曉爲刮節目則經本不作刮字或爲刮蓋因  
說者改也鄭司農亦讀塙爲刮釋文引孫炎云曉漆也  
案說文土部塙以黍和灰而塙也从土完聲則孫叔然  
讀曉爲塙得備一義鄭注云華書也若謂畫而又來意  
似複陸德明云曉明貌案說文以曉爲大目與明義相  
近故大東曉彼牽牛傳云曉明星貌孔仲達仍用凱風  
傳爲說非是劉昌宗周禮塙音刮徐仙民禮記曉音刮  
皆依先後鄭讀也

在彼穹谷

詩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文選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白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陸士衡樂府十七首俯入穹谷底注韓詩曰在彼穹谷案說文空从穴工聲穹从穴弓聲考工記轉人爲臯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在彼穹谷正入山惟恐不深意故下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恐其遠遁而去也薛夫子章句以穹谷爲深谷當矣說文云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

空當讀爲穹毛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

覩本覩字

士昏禮媵御良席在東注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覩良人之所之釋文將覩劉古徧反今本亦作見案賈疏云孟子離婁篇吾將覩良人之所之注覩視也彼覩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是賈本作將見故後人校釋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覩此又近人依釋文改也祭義記燔燎燭𦗷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聞以俠飴注見及見聞皆當爲覩字之誤也燔燎馨香覩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覩以俠無謂雜之兩

瓶醴酒也正義曰覬謂雜也據意皆是覬雜之理觀此可知覬字或脫落其半作見或離爲二作見閒儀禮注嘗從釋文作覬賈疏作見非也然說文見部無覬字覬部云覬很視也从覬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覬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覬謂齊景公曰與離妻下覬良人同字然則覬卽覬之俗說文覬並視也从二兒覬从覬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覬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爲視語意未周據禮記孟子皆作覬知漢以來多俗寫蓋肩閒聲同又省覬爲見故作覬也惟鄭注禮記與本訓

合廣韻二十八山歌視兒古闕切饑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饑苦闕切是分饑饑爲二字矣陸法言所引孟子蓋亦本說文

### 自敗敗他

顏氏家訓音辭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禍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

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

別此爲穿鑿耳案經典釋文條例云夫質有精麤謂之

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當體卽云名

譽音論情則曰毀譽餘音及夫自敗蒲邁反敗他蒲敗反之殊

自壞呼怪反壞撤音怪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別

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說

案唐書本傳云受學於周安正皆辨析

之又郭忠恕佩觿上云國風

如字之爲風聲

爲女

尼姑翻

子名譽

去聲

之爲毀譽

平聲大象賦云有少微犯貴索之刑書

自敗

如補

字之爲敗

參器府之樂辟

之刑書

自敗

已上皆原注

他其求意

有如此者則自敗敗他之有別與好惡毀譽名譽等例

同耳好惡毀譽等既有兩讀則敗字亦不當混一公羊

傳宣八年伐字亦有長言短言之別左傳哀元年夫先

自敗也已敗當蒲邁反安能敗我敗當蒲敗反河北學

士讀尚書好生惡殺皆如字顏氏嘗以爲不通人情物

體何於此敗字又泥之甚耶

卷二十一  
不獻魚鼈

曲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案水潦驟降魚鼈宜多注旣言不饒益其多則鄭意當從或解孔氏以爲難得非鄭旨也論衡無形云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兩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直割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與注意雖異然以水潦降爲魚鼈益多則同且於養生之道事上之理皆精漢人之言終勝俗儒也

俗儒好今非古

六朝以前崇尚舊學故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謠隋唐易用王弼書用孔安國春秋用杜預論語用何晏已漸改師法然猶知推本前儒不敢自出臆說學者謂自劉原父七經小傳出始好攻毀先師自名其學余讀唐書啖助傳知唐之中葉已開其端矣今錄此俾可考云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

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僂救僂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未設教於末敝將柰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猶介從宜揅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

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  
遠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  
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據周之敝革  
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  
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  
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邱明者蓋如史  
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  
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  
邱明疑當作便謂左氏傳邱明著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  
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晉與其子異袁錄助

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  
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麻  
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薩  
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  
陵最卓異士匄與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絲四  
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  
于官第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  
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  
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  
苟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

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大祖東  
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  
正後異論紛洞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  
鷗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  
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贊  
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  
系至漢興刻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復興左氏  
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  
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  
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

助在唐名治春秋穀訥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  
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  
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累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  
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因而倡茲世則誣誣與  
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  
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據此知易詩禮春秋  
論語唐人皆自名其學今啖助書已闕逸或時見於他  
說餘則槩未之聞而施土匱之春秋唐帝已斥爲穿鑿  
之學矣此可見新說無益不知而作者之爲妄也後之  
人惟當發明舊義或先儒偶有闕誤者補正之然已非

天授之才不能而往往喜逞私說則愚而可憫者也  
琳謂六經傳注當與六經正文共垂千古卽僞孔杜預王  
弼何晏皆不能廢識者審之新唐書論贊允核之至  
案宋子京傳信古學於嘆助論推言第鑿詭辨之弊至  
爲精確歐陽公不能及也或謂宋不如歐直矮人觀場  
耳又孔仲達謂大戴書久逸不傳此言子陵通后蒼大  
小戴禮蓋絕學之僅存者也

沒階趨進

鄉黨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作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  
趨進誤也集注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

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鑑堂謹案皇疏本亦作沒階趨進然則自兩漢以至唐

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乃陸本無之俗刻論語竟刪去非是

海晦也

釋地四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曲禮下正義引李巡注云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蓼蕭正義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又釋名釋水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如晦也老子道經釋文澹兮其若海古

本河上本作忽兮若海巖遙作忽兮若晦蓋海晦聲相  
近故每訓海爲晦也

予一人有兩義

自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  
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亦謂之一人  
何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  
不施予一人盤庚上不惕予一人施惕聲相近此古今文之異鄭康成注以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辭猶云我天子耳施讀爲弛案孝經甫刑一人有慶  
唐明皇注一人天子也正義曰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  
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

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人臣稱之則言惟一人言四  
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與白虎通所言略同蓋皆  
漢經師說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六

經六千一百七十字  
注五百九十一字